

张鸣  
著

# 开国之惑

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

01

# 开国之惑

张鸣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开国之感 / 张鸣著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6  
(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)

ISBN 978-7-229-10221-0

I. ①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50.9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72799号

## 开国之感

KAIGUO ZHIHUO

张鸣 著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责任编辑: 徐宪江

特约编辑: 王福振

营销编辑: 穆 爽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[bjhztr@vip.163.com](mailto:bjhztr@vip.163.com)

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[cqcbst.tmall.com](http://cqcbst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50千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总序

中国晚近的历史，是段痛史，悲惨的事儿多。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，还是个孩子，读着读着，每每掩卷扼腕，咬牙切齿之声，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。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，我们中国和中国人，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，挨欺负，打了又打，欺负了又欺负。

写历史，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，如果没有逻辑，也没有因果，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，或者说悲剧。世界之大，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。事情的发生，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。对于研究者来说，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，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，除非，你成心想骗人。

过去的事情，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，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，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。而一个民族的历史，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，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，但时间长了，真相还是会出来。所有掩盖、歪曲、编造，最终都会真相大白。

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，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。中国的崛起，不能带着一腔仇怨，满腹牢骚，应该和平相处，互利共赢，不能背着历史的包

袱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前辈们，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，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。而这个努力，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。

再过二十几年，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。从19世纪，20世纪，走到了21世纪，横跨三个世纪，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，并没有过时，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。不管有多少的曲折，走了多少的弯路，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，总是会向前走。

历史让人长智慧，因为可以以史为鉴。但以史为鉴的前提，是历史写得比较认真，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。以错误的历史为鉴，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。这一点，所有人都应该明白。历史是无用之用，不能当饭吃，但从长远看，跟人们的吃饭穿衣，还是有点干系。不接受历史教训，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人吃不好饭，甚至饿肚子。

这些年，写史的人多了，写近代史的人也多。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，也越来越多。历史当然有八卦，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，就又跑偏了。

写一套通俗的，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，是我多年的心愿，但我没有想到，这个大活儿，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。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个中甘苦，天知地知我知。读者诸公赞我，罪我，在此一体全收，预先谢了。

张鸣

2015年10月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两个世界的冲撞 / 1

World 和天下 / 6

温柔的天下体系 / 13

茶叶与白银 / 21

鸦片的魅惑 / 30

林则徐登场 / 39

林则徐光临澳门 / 48

鸦片稽查戏 / 54

英国人决定开战 / 60

晦气的琦善 / 67

不对称的战争 / 73

马桶与火攻 / 86

凑热闹的看客 / 93

- 三元里的故事 / 100
- 两个神话 / 106
- 定海的情报 / 112
- 不贪土地的洋人 / 118
- 两个“汉奸”结束了战争 / 124
- 南京条约的悲喜两面 / 131
- 一个相国家人的“抚夷”牛皮 / 137
- 满大人来香港 / 142
- 中国兵船远航记 / 150
- 抄查琦善 / 157
- 入城的纠葛 / 162
- 修约，修约 / 168
- 亚罗号事件及其他 / 175
- 愈发不对称的战争 / 181
- 倒霉的叶名琛 / 190
- 跪还是不跪，这是个大问题 / 199
- 火烧圆明园 / 205
- 终于认账了——北京条约 / 219
- 战争的副产品——祺祥政变 / 225

## 两个世界的冲撞

两次鸦片战争，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，但战争所涉主题，却只有一个：逼中国开门，开大门；而且要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。

就情势而论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。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，没有本事吃掉西方的世界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。这么大的一个中国，没有幸免的可能。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。只要这个星球出现了这样的世界，这个星球就必然被全部涂抹上它的颜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人是野蛮人，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，自诩是文明人。对中国的征服，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、非洲人一样，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。

然而，两次战争的借口，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。第一次，是为鸦片贸易背书；第二次，则基本上是无事找茬。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，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，自行打开大门。但是，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，怎么可能做到这一



点？在他们的视野里，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。其实，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，日本幕府面对美国佩里舰队时，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。

“文明人”发动的战争里面，没有文明，也没有道德。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，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，不由分说地教训了。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，他们的表现，被反衬得格外愚昧。这个愚昧，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。而越是愚昧，就被欺负得越惨。

宛如一个中国的乡下人，闯进了伦敦，言语不通，规矩不明，挨欺负，遭蒙骗，甚至挨打被抢，都是应有之义。那个时



英国公使到日本，受到隆重的欢迎。西方画师太性急，把日本兵都画成洋兵了。

19世纪的清代社会。当时社会看起来还井然有序，保持着帝国最后的体面。



代，漫说中国乡下人，就是英国乡下人进城，也就这个待遇。可是，这回是英国的城里人，结伙来到了中国，依仗自己的强力，痛扁了主人——有点迂腐而且自命不凡的主人——然后逼主人学他们的规矩。

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人当然会感到挺冤的。1840年开始的悲情，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还没完没了。

悲情可以理解。但是，当年的悲情，更多的是一种固执。固执于天朝上国的天然优势，从迟迟不肯承认失败，到即使勉强承认，也在寻找借口。输掉了底裤，却仍在夸耀自己过去锦袍的华美。之所以战败，都是因为朝中出了汉奸，朝廷用人不当……这样的阿 Q，在鸦片战争期间，还真是不少。连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，负责与洋人交涉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人（长随），不过粗通文墨的张喜，竟然也敢说如果朝廷任命他做统兵大将，一定能打赢。

仗还没有打，中国方面已经出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。然而客观地说，在这一阶段，真正能睁开眼睛的人其实不多，从林则徐到魏源再到徐继畲，还要加上满洲贵族耆英，其实他们顶多算睁开了一条缝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，仅仅限于各国概况的水准。乐意学的东西，也就是船坚炮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即使是这些站在中国最前沿的人，跟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也大体上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

虽然都是人类，但两种完全陌生的人碰在一起，最初的接触，又充满了敌意；那么，彼此的了解，或者说，处于弱势一方对强势者的了解，在开始阶段肯定非常不充分，也相当勉强。万事开头难，对挨了打的中国人来说，难不仅难在沟通的渠道不易把握，还难在自己的心魔上。这心魔，来自老大帝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，也来自对西方仗势欺人的反感。

在那个丛林时代，中国人就这样被人家强按着头，硬拖着进入了人家的世界。严酷的现实告诉中国人，过去所拥有的一切，一钱不值；过去理所当然的道理，全然失效。一切，得从头开始。幸好，这个老大帝国，以一个不伦不类的衙门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问世，开始了它的新历程。

其实，中国人应该庆幸，在内忧外患交至的境况下，这个王朝没有崩溃，否则，即使进入了人家的世界，中国也会是另一个印度——散了，就攒不起来的印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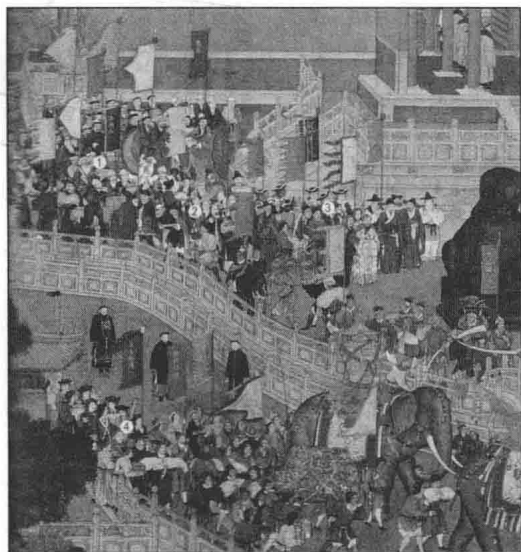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，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，没有还手之

力，窝囊死了两任皇帝，换了一个女主。但是，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，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，已经不错了。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、左、李之辈，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，已经露面，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。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，今后的中国，今后的他们，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，会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。他们后来的事业，不是所谓的中兴，而是洋务。

门开了，此后的中国，就成了世界的一员。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，重建过去的天下，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。

## World 和 天下

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，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实际上存在两个世界。一个，是西方由于地理大发现、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1648年10月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关系间的国际准则形成的世界(world)，另一个，则是中国的天下。



万国来朝图。此图用以宏扬清政府的威德，展现“四夷宾服、万国来朝”的繁荣景象。

古代的时候，人们按照家、国、天下这样三个层次来说这个人们生存的空间，天下就是世界。也许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，地球上还有其他民族，和他们自己的世界，但到了1840年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被西方的世界吞噬一净。虽然说，中西之间，在古代的联系也不多，但真正分成两个世界，还是近代的事。

中国的天下，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。天像穹盖一样，笼罩着大地。地上的中心，对应着天的穹顶。而这个中心，就在中国的中原地区，所以，中国是中央王国。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心，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中心。正因为这文化的中心地位，所以，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威，是地上所有王国的权威合法性的来源。天下，只有一个君主，那就是中国王朝的君主，其他的地方，只能有低一层次的首领。所有人，都得服从来自中国的王化，自觉归心者，是善类，冥顽不灵之辈，理论上应该被消灭。如果实在消灭不了，那就存而不论，当他不存在好了。另外一个逻辑是，怀柔远夷，对那些不遵王化的狄夷，采取怀柔政策。然后逐步引导他们纳入王化之内。按照天下观的视野，当时的英国，处于化外之外，基本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。

而西方的世界里，地球是圆的，在地理上没有中心和边缘。地球上的土地和人，是分成一国一国的，是可以通过谈判、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。别的地方不论，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。虽然，英国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，成为霸主，他们也自认是霸主，但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该服从他们的权威，接受他们的册封。显

然，这样的西方世界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形成的，这是一个近代世界。

其实，中国的这个天下，以华夏正宗自居的中央王朝，不见得总是能实现他们的天下理想，建构完善的朝贡体系，经常会向位于边缘的狄夷屈服，甚至称臣纳贡。连王朝的正朔，都两度被胡人取代。但是，在清朝，当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的时候，这样的天下观却依旧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作为统治者的满人皇帝，甚至比汉人还要在意这样的观念以及由这观念建构的天下体系。

中国的古代，的确创造出过足以傲视西方的辉煌，但比中国还辉煌的辉煌，却由西方近代展现了。说中国衰退，倒也未必，只能说人家创造了奇迹，一个进步得太快，另一个就显得停滞落伍了。中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，也许永远走不到西方。明末的时候，耶稣会士利玛窦给中国人带来了万国舆图，告诉了中国人，地是一个圆球。后来在清廷任职的传教士南怀仁，也带进来过地球仪。但是，这一点光亮，并没有照亮中国人的天下体系。士大夫们，依旧做着天圆地方的梦。虽然，一直都有迫于生计、走出国门的人，有些水手，还受雇在外国商船上干活，远航世界各大洲。但是，这些人属于无声的群体，他们即使回国，所见所闻也没有人理会。

没错，这样的天下体系，至少在东西碰撞之时，是内向的。碰撞，是西方找上门的，而东方的中国，却并不在意西方，也不

在意西方是否乐意遵从王化。即使对传统的藩属国，明清两代也没有干涉过它们的内政，更没有兴兵动武。清朝的对外贸易，对于这个国家而言，的确是可有可无的。关税收入，微乎其微；也没有什么西方的物件是中国所必需的。对于朝廷而言，开一个口子对西方贸易，不过是皇帝的恩典，让西方人可以通过这个口子，得到他们特别想要的茶叶、丝绸和便宜的瓷器。

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之前，中国人的视野里没有西方。在最开明的中国人所描画的地图上，只是将已经知晓名字的西方国家佛郎机、英吉利什么的，随便画几个小岛，搁在中国脚下。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，仅限于皇宫和贵族府邸里的自鸣钟。这么大的中国，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到过西方，但是，这些人，在中国整体的视野里，等于不存在，因为知识界不了解西方，也没有兴趣了解西方。明代曾经有过相当规模的下西洋，其实只是为了永乐皇帝寻找建文帝。除了证明中国具有远洋航海的能力，什么都说明不了。身处天朝政治中心的人对海外，可以说没太多的兴趣。直到鸦片战争打响，替浙江前线的主帅伊里布办理夷务的家人张喜，到英国人的军营里混了一圈，也就是问一些英国在中国哪个方向，距离多远，国王是男是女之类的最简单的问题。而且还将好些基本的常识弄错，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，视为英国本土，说是可以从陆地经缅甸走到中国来。

中国的天下是内向的，而且越来越内向，但是，西方的世界，要来找麻烦。这个世界，就是一个扩张的体系。资本主义的市场



